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吴玄卷

- ◎ 生意
- ◎ 西地
- ◎ 虚构
- ◎ 裸夏



裸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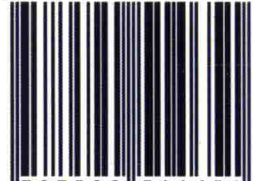
LUOXIA

吴玄◎著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ISBN 978-7-5205-1465-1



9 787520 514651 >

定价: 52.00元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吴玄卷

裸夏

吴玄
◎ 著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裸夏 / 吴玄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20. 2

(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·吴玄卷)

ISBN 978 - 7 - 5205 - 1465 - 1

I. ①裸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48080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薛未未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：100142

电 话：010 -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81136655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11.25 字数：116 千字

版 次：202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5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

目 录

生意

1

西地

43

虚构

99

裸夏

135

生
意



做点生意吧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这句话成了方丈的口头禅。方丈遇见熟人，就说，做点生意吧。那表情像是玩笑，又像当真。人们以为他在嘲笑做生意，自古以来，做生意就是遭他这类人嘲笑的。人们反而觉着方丈有个性。

这回，方丈真的想做生意，但他无从着手。他坐在院子的桂树下苦思冥想，整整一日一夜，就像当年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。惹得芸以为他神经失常，取笑道，你再不回来睡觉，明天我送你上斜桥。斜桥是精神病院的代名词。方丈神情严肃，无心笑谑，到第二日清晨，忽然从桂树下一跃而起，冲进房间摇醒正睡着的老婆，大声说，做生意——赚钱——买房子。说完，头一歪，就睡着了。

昨天，芸从食堂回来说，方丈楼要拆了。

方丈楼，要拆了？

拆了盖学生宿舍。

不是说文物古迹，怎么说拆就拆？

听说市长签字的。

什么时候拆？

总是暑假吧。

方丈感到情况不妙，没地方住，真不是好玩的。他在文联从事灵魂工作，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房子他是没有办法的，还是托老婆的福，才住上方丈楼，才当上方丈。方丈说，真倒霉。

芸不知是迟钝还是智慧，并不把房子放在心上，照例平淡地说，拆就拆吧。

方丈楼原先住着许多青年教师，男男女女的很热闹，后来男女们纷纷成家搬走了，新来的因为方丈楼被列入危房，都不愿住，就剩了方丈一家。不知哪里迁来一群一群的老鼠，做他的新邻居。老鼠真不是好邻居，就像现在的孟男浪女，专过夜生活，每到夜半就在楼上楼下嚓嚓地劲舞，吱吱地狂歌，搅得方丈经常失眠。失眠的方丈想：这房子确实不能住人，得有新房子，要新房子得有钱，要有钱得做生意，要做生意得先有钱，既然已经有钱，还做什么生意？不做吧。

方丈确实姓方，但他原名方简。开始，方简有得方丈楼住，很有些自得，好像历史上的大文人都与寺庙有着不解之缘，他方简有方丈楼住，证明他也可能继承传统成为大文人。从美学上看，这种房子当然比钢筋混凝土的新房子富有底蕴。

同人们都说方简住的地方有意思，甚至有些羡慕。方丈楼为方简平添了一种神秘感，同人们索性叫他方丈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方丈。多年来，方丈就在方丈楼里看书写字下棋睡懒觉，很有点快要失传的古代名士风度。

方丈一觉醒来，见芸立院子里看天，齐肩的长发扬在后面，那样子沉静，若有所思，一点儿也不像个少妇。方丈说，芸，你看什么？

芸回头说，醒了？等你吃晚饭呀。

吃晚饭了？方丈伸头去找太阳，太阳停在西边大雄宝殿的屋檐上。我还以为刚出太阳呢。下楼来见桌上摆了两瓶啤酒，又有虾、蜻子、螃蟹等下酒菜，说，有客人？

芸说，我看你在树下想得苦，慰劳慰劳你。

方丈说，不对，应该是庆贺，我要下海啦，得庆贺庆贺。想了想，又说，下海这个词很美，把经商叫作下海，真妙不可言，就赶这个名字，也得下海下海。

因为有老婆的慰劳，下海也就不再悲壮，而是很快活的事了。方丈酒量不高，一瓶啤酒便有些飘飘然，仿佛他早已在海里，钱就像海水似的，等他大把大把地去捞。方丈说，你也不要烤大饼了。

芸说，只要你不觉面子上过不去，我倒无所谓。

方丈说，这种活玩几天可以，怎么能真干。我要让你当贵夫人，住好、吃好、穿好、玩好。

芸说，你这么想，我就挺满意了。

芸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，在学校里教生物，去年，高考生物给砍了，生物组的人看门的看门，打杂的打杂，境况窘迫。芸被安排到食堂，校长说，你学生物，懂营养学，专业对口的。方丈说，岂有此理，调走吧。硬着头皮提了礼物四处求人，礼物都收了，方丈满心欢喜等了几个月，不见下文。芸说，烤大饼就烤大饼吧。就烤大饼。学生也觉得生物老师懂营养学，烤的大饼营养肯定特别丰富，芸烤的大饼就格外畅销。食堂是承包的，工资反而比教书高了许多。芸说，我也算下海了。

夜里，方丈将手稿整理一番，偶尔也翻进去看几眼，似乎已经陌生，不知道以前在这些纸上干了什么，可也不忍弃掉，郑重其事地装入一个箱子，贴上封条，塞进床铺底下。芸见他煞有介事的样子，笑道，真要下海了？

方丈说，当然。

你会做什么生意，还是老实给我写东西吧。

你以为生意那么高深莫测，等我做给你看。

不用看我也知道你不会做，算了吧，何必去干自己不会干的事，房子会有办法的。

你有什么办法？我有什么办法？

你以为下海就是办法？

那当然，以后我们穷得只剩下钱。

二

芸在方丈楼住了许多年，现在方丈楼要拆，对芸来说，首要的是情感问题。方丈楼是很破了，破得似乎只要用手轻轻一弹，就会哗啦啦一声倒下，但方丈楼前有桂树，后有竹林，再被大雄宝殿一挡，把社会厚重地挡在外面，就有了林下的趣味，这是别处所没有的，芸感觉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芸通过方丈楼显示了她的性格。人们说起芸，总是说方丈楼的那个女孩。方丈楼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。现在要拆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也许不久，大雄宝殿也要拆，桂树也要因为妨碍现代建筑而被砍。总有一天，这个地方也要变得跟城市其他部分一样呆板、俗气。

芸说，以后我们只能回忆这个地方了。

方丈说，拆了也好，住这里我连名字都给取消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
芸说，可我们的生活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多年前的一个午后，芸夹了课本去上课，那时，方丈靠在桂树下，等她三节课上完回来，依然靠在树下，芸吃过晚饭发觉这家伙还在老地方，并且保持一个姿势，眼是闭着的，脸清秀而苍白，很颓丧的样子。芸觉着这个人有些特别，就来了兴致，故意将皮鞋来回踩响。方丈果然被声音吸引，睁眼看她。芸笑道，你这人真有闲心，一睡就是半天。

方丈看看她背后灰暗的老房子，疑惑道，这儿怎么还有人？

芸说，我就住在里面。

方丈说，这种老房子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，不是老尼姑？

芸说，这是学校的教师宿舍，其实挺好的。

方丈发觉芸与他说话很自然，就像老朋友，眉眼间有一种文化人的气质，很耐看，是属于有吸引力的那类。就想继续下去。说，口干得很，能不能贡献点儿开水喝？

楼上有。

房间板壁都裱了白纸，地板上铺着大理石质地的塑料地毯，一张桌子一张床几把椅子，很素净的一间闺房，与在外面看的感觉完全两样。透过窗户，千年桂树立在檐外，风吹动叶子，满室生香。

方丈说，原来这么舒服，确实应该住这种地方，人文气息浓，不像外头的水泥房子，简直法西斯。

芸说，还行吧？

行，我得认识你，以后可以经常来。

不是已经认识了？

是，是。

你这人挺特别的，一靠就是半天，连姿势也不换一下。

别笑话了，有伤心事。

可以说吗？

让女朋友扔了，很痛苦，靠着就懒得动。

原来这样。芸端了开水送给方丈，又说，听说失恋特别口干，请多喝开水。

末了，都笑。

芸说，肚子饿吧？吃点儿饼干。

方丈说，懒得吃。

芸说，你这人根本不是失恋，而是懒。

现在想起来，方丈觉得也怪，初次见面，怎么就把隐私告诉芸。这几乎成了败笔，弄得后来芸有意无意地不断要追问杏的故事。

芸说，杏真现代派，把爱情和婚姻分得那么清楚，我想她心里肯定还有你。

方丈说，别说了吧，再说也没意思。

芸说，随便说说吧，反正我也不介意，不是她，你那天也不会来这儿，我也不会遇上你。这都是缘分。

至今，方丈也不明白那天他是怎样走进这儿的。大约就是鬼使神差吧，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见了大雄宝殿，早已废弃的，很荒凉，台阶边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蓬蒿，倒比那些香火旺盛的寺庙来得有意境。怎么有这样一个荒园？方丈就立那里不动。阳光寂寞地落在荒草萋萋的空地上。那气氛渲染得方丈想流泪。这时，他闻到了空气里有一种暗香浮动，飘飘忽忽的逗人心思，探头去寻，荒园里并没有开花的树木。绕过大雄宝殿，蓦然又一个院子出现在眼前，一棵如盖的桂树立在中央，占了大半个院子，香就是桂树发出来的。方丈仰头看桂叶间点

点金黄，浓香蒙蒙细雨似的笼罩下来。这静谧馥郁的氛围终于使他平静下来，暂时把杏给忘了。树下有一个护墩，水泥砌的，方丈坐到上面，紧靠桂树，感到了一种解脱。

从芸的房间出来，已经晚了，方丈回头发觉芸倚着窗口送他。芸说，走好啊。芸脸上的笑容亲切动人，她的头上是一轮深沉的明月，月光下一座老房子一个女孩子和一棵桂树，那情景深深地嵌入方丈的脑海之中，美好得使人感到虚幻。

偏偏这种事就发生在杏宣布和李明结婚的时候。

三

此后的几日，方丈四处挂电话、找人，说，做点生意吧，真的做点生意吧。人家看他满脸真诚不像从前，就替他出谋划策，但最终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这夜，方丈忽然灵感发作，想，对了，做生意也像写小说，要先找准题材，得上街看看。早晨，天空压在大雄宝殿的屋脊上，阴沉得出水。方丈探了探头，情绪就有些低落。芸天还漆黑就上食堂烤大饼了。方丈怎么也无法将芸和大饼联系在一起。芸的形象温文淑静，应该是弹琴吹箫的，实在不该烤大饼。但芸觉得几个小时的简单劳动，就能换得一天的安宁，也值得。芸比方丈想得开。方丈虽然想不开，可没有办法使芸不烤大饼，细想自己确实混蛋，这年头，几乎人人都是老板、经理了，就像前些年人人都是诗人、作家，得开个什么店、什么公司，让芸出任副总经理。

方丈经过食堂的时候，故意加大步子，并且低了头。今天他不愿看见芸烤大饼的样子。平时倒是没关系的，他是作家，作家都孤傲，妻子烤大饼又怎么样？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好了，你要嘲笑就嘲笑吧。但是，他要做生意了，往日作家精神上的优势已荡然无存，他不过是摇篮里的生意人，什么都不行，头怎能不低？以示低人一等。

等脚踩上街道，确切地感觉到已离食堂很远，方丈才将头重新整一整，做悠闲状，东看西看。也不坐车，就那么一路走过去，样子好像小偷，看见可以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溜几眼，小店小店小店，商场商场商场，低级中级高级超级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烟酒，珠宝首饰卫生纸月经带男宝女宝孕宝安全帽。市场的商品实在太丰富了，方丈越看越丧气，似乎天底下的生意早已让人做尽，哪里还有他的份。方丈惘然地走在大街上，好像刚刚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被空投到这个叫世界的世界上，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失重感。方丈愤愤不平了，骂道，妈的，狗屁个生意。骂声随即在街市上扩散，但是没人注意，反而将自己惊住，一瞬间，他从现代派回归到了批判现实主义。文，穷而后工。文，工而后穷。作家？怎么可以成为该死的作家，本来他也不算个人物，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。优胜劣汰，这年头，不做生意就别想活，就别想房子妻子票子，就劣，就得汰。狗屁的生意，得做。方丈！方丈听见有人叫他，没等反应过来，刘直就冲到了面前，摩托轮子几乎滑入胯部。

方丈，好久不见了。